

以革命為志業*

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

呂正惠**

Revolution as Vocation

The Character and Moral Paradigm of Chen Mingzhong

by LU Cheng-hui

* 陳明忠(1929-2019)為戰後台灣重要的左派政治犯，一生被關押兩次，共二十一年，陳明忠同時也是1980年代之後台灣統左派重要領袖之一。本文以傳記的方式概述陳明忠的一生，並在適當時候穿插許多細節，企圖全面呈現陳明忠一生的人格風範，同時還簡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

** 服務單位：台灣清華大學、淡江大學榮譽教授，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通訊地址：108台北市萬華區長泰街59巷7號人間出版社

E-mail: renjianpublic@gmail.com

一

陳明忠，1929年1月2日生於高雄阿公店五甲尾，即現在的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祖父時代陳家還有五、六十甲的土地，到父親時，因為祖母很會花錢，就剩下三十多甲了。父親和叔父都很會讀書，父親畢業於嘉義農校，本來是可以保送到日本讀書的，因為是長子，家裡不讓去，就留在台灣當公務員。叔父就讀於台南工業專門學校(成功大學前身)，畢業時碰到經濟危機，找工作不順利，又受到當時風氣影響，買了不少左翼書籍，這些書籍對未來的陳明忠產生很大的影響。

五甲尾是一個比較大的村子，設有岡山公學校的分校，陳明忠就在這個分校讀完小學。分校的老師都是代課教員，素質不高，學生程度也普遍不好，但陳明忠卻讓人驚奇的考上了南部最好的中學，高雄中學。當時日本人讀小學校，台灣人讀公學校，兩種學校兩種教材，考試卻以小學校課本為主，同時又規定了台灣人就讀好的中學的比例，所以能考上高雄中學的台灣人都極優秀的人才。陳明忠的聰明和才智在他一生中表露無遺。

就讀高雄中學，成為陳明忠一生的轉捩點，因為他一直受到日本學生的欺壓。一個班級是五十人，台灣人只占五分之一，日本學生常常欺負台灣學生。陳明忠除了會讀書之外，從小就調皮搗蛋慣了，也喜歡打架。日本學生的行為，他無法忍受，常常就打起來。有一次他打贏了，十幾個日本學生把他關在教室裡，一起打他，打得他眼睛都睜不開來。日本學生還警告他，你可以和內地人(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讓他覺得莫名其妙。陳明忠的父親是個順民，從來不批評日本人，所以陳明忠從小就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他現在終於明白，他是「清國奴」，是「支那人」，不是日本人，這讓他深感屈辱。陳明忠個性耿直，最痛恨歧視與欺壓，日本學生的行為激起了他強烈的反抗心理，造就了他造反、革命的一生。

但他也看到了一些台灣學生在日本學生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讓他極為厭惡。有一天，他終於意識到，他們家的佃農對他這位尚未長大的孩子，也是極盡巴結。他終於醒悟到，歧視與壓迫不只來自於民族之間，也來自於階級之間，他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人與人之間都是平等的。於是，他開始翻讀他叔叔的藏書，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朦朧的嚮往。

二

日本制的中學要讀五年，畢業後如果要讀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如果不想讀大學，可以考專門學校(專科)。陳明忠高雄中學讀到第四年，因為戰爭缺乏兵員，學校就讓他們提前畢業。陳明忠本來對歷史有興趣，但知道在日本的歧視政策下，讀大學文科沒有前途，乾脆直接報考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以第一名考上農業化學系(1945年1月)，準備將來專心經營自己的農場。那時候他才十六歲，再次證明他聰慧過人。不過，他先要去服日本的兵役，日本投降後，他才到農林專門學校(當時已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後來又改為台中農學院)報到。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明忠已是農學院三年級，由於在台中親眼目睹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與腐化，所以他毫不猶疑地參加了起義，包圍了警察局，警察局長投降，把武器交出來，陳明忠也跟著大家拿了一把槍。台中的起義，因為有謝雪紅指揮，所以國民黨的政權系統完全癱瘓。在起義軍控制台中期間，從陳明忠所做的兩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些流氓打一個外省孕婦，陳明忠警告他們，我們要打倒的是貪官污吏，不是外省人。流氓看他手中有槍，只好走了。他因此想到學校的院長和外省老師可能也受到威脅，這一批人學問很好，待學生和氣，立刻回學校把他們集中起來，交給

他的學弟林淵源(後來當上高雄縣長)保護起來。這都可以看出,陳明忠不是好勇鬥狠的人,他同情弱者,而且思慮周密。

不過,真要冒險的時候,陳明忠又膽識過人,一點也不怕死。國民黨軍隊從大陸渡海開入台中時,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已經撤出台中,所以台中沒有傷亡。陳明忠帶著兩個農學院的同學到埔里投奔謝雪紅,三個人步行,看到一輛車開過來,陳明忠要兩個同學先躲起來,他上前探問司機是否願意載他們,他說,萬一是軍隊,我會被打死,你們趕快躲著逃掉,還好車子是特別來載他們的。他的這種勇氣沒人比得上。

陳明忠擔任二七部隊的敢死隊隊長,在埔里打了兩次仗。在日月潭之戰中,他們碰到國民黨的部隊,雙方都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總指揮古瑞雲說,要馬上攻,陳明忠說,情況不清楚,對方火力又那麼強,不能冒然進攻。古瑞雲說,現在不攻,等天亮了,他們的援軍來了,我們就死定了。陳明忠有些猶疑,古瑞雲就說,你怕死?陳明忠被激,向全體敢死隊員打出手勢,一起大喊,衝啊!沒想到這一陣吶喊聲竟然把國軍嚇得落荒而逃,還俘虜了三個人。

最後守烏牛湳橋,這是進入埔里的必經之路。烏牛湳橋兩頭各有一座山丘,陳明忠守一邊,黃金島守另外一邊。打著打著,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突然有顆子彈從黃金島所守的那一側打過來,從陳明忠的左邊腋下擦過胸部,陳明忠才發現黃金島早就撤走了,他也只好帶著剩下的敢死隊員逃走。由於陳明忠俘虜三個人,被國軍誇大為兩百人,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對謝雪紅懸賞10萬元,陳明忠1萬元。

三

農學院院長周進三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是陳儀的妹婿,思想開明。二二八之後,國民黨宣布,參與的人「准予自新,不究既

往」，因此周進三請學校幫農學院的六位學生擬好「自新聲明書」，帶他們到二十一師政治部，讓一位新聞處的少將訓斥一頓，就沒事了，陳明忠的通緝令也被取消，因此陳明忠能夠順利從台中農學院畢業。

經過二二八的洗禮，陳明忠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他剛到台中時，看到一批青年在街上彈風琴，教人唱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才知道這些青年早在日本戰敗前就已學好國歌，因此深感自己思想的落後。其後他加入二七部隊，又看到這些青年圍繞在謝雪紅身邊，這些人都是他的模範。二二八事件後，像這一類的青年，很多都轉而支持共產黨，秘密地加入地下組織，陳明忠能感覺到那種氣氛。實際上，台中地下黨的領導也注意到了陳明忠在二二八的表現，暗中觀察一年，終於讓他在1948年3月2日入黨。陳明忠說，二二八的時候，地下黨只有七十多個成員，1948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1950年全面逮捕時，根據地下黨領導蔡孝乾投降時的交待，已經有一千多人（陳明忠《無悔》95）。可以說，二二八以後，台灣的民心已經傾向共產黨，如果不是1950年韓戰爆發後（6月25日）美國第七艦隊隨即開入台灣海峽（6月27日），保護蔣介石政權，台灣遲早要被共產黨解放。

1949年年底，因地下黨秘密散播的《光明報》被發現，隨即破獲了地下黨的基隆市工委會，國民黨開始全面「抓捕匪諜」，揭開了白色恐怖序幕，地下黨的各地組織陸續遭到摧毀，大量黨員被逮捕。陳明忠所屬的台中地區，由於單線領導他的前後兩位上級，都逃亡到大陸去了，而接任的上級還沒見到他就被捕了，他找不到組織，只好回到岡山農校教書。不久之後，他也在岡山被捕了。陳明忠入黨以後的活動，都是單獨行動，只有直屬的上級知道他，而這些上級不是已經逃亡，就是沒見過面，另外極少數（至少有四人）知道他入黨的都沒有供出他，他被捕不久後就了解這種情況，所以無論如何苦刑，都不承認自己加入地下黨。因為找不到證據，軍法處只好判他十年徒刑。他如果承認是黨員，加上二二八的案底，一定判死刑。

陳明忠在他的口述自傳《無悔》中，對第一次的入獄有詳盡的描述，這裡只選擇最能表現他人格的兩類事情，簡單說一說。陳明忠被送到軍法處後，有一個叫張伯哲的馬上把他叫到自己身邊，並告訴陳明忠，他是陳明忠的最上級領導，曾經到他工作的地方看過他。他告訴陳明忠，他沒有供出他，要陳明忠不要承認自己是黨員。張伯哲是台中市工委會的領導，必死無疑，但他每天看起來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陳明忠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現在新中國已經建立了，我死而無憾。」陳明忠同房有一個叫馮錦輝的，宜蘭人，他叫出去槍斃的時候，站起來跟牢房的每一個人握手告別，他跟陳明忠握手時，陳明忠感覺他的手是熱的。馮錦輝毫不慌亂，微笑著走出去，讓陳明忠非常佩服，後來陳明忠出獄以後，娶的太太就是馮錦輝的妹妹，被判刑十年的馮守娥。陳明忠還看到，鍾浩東被叫出去槍斃時，他要求在《安息歌》之外加唱《幌馬車之歌》，鍾浩東就在歌聲中安然走出牢門。陳明忠說，「我看到馮錦輝、鍾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無悔》113）。這個時候陳明忠二十一歲。

其次，談到陳明忠在獄中的行事風格。他從日本老兵那邊學到消極不合作的方式，能偷懶就偷懶，從不認真工作。如果需要與不合理的管理鬥爭，他一定帶頭。譬如挑煤，從三十公斤增加到四十公斤，還有人積極表現，爭先裝五、六十公斤，農民還好，知識分子就吃不消，於是陳明忠帶頭裝不足三十公斤的煤，因此受到處分。後來韓戰的反共義士來到台灣，新生訓導處搞「良心救國運動」，鼓勵大家表態參加。隊裡把大家集合起來，讓參加的站一邊，不參加的站另一邊。陳明忠就第一個站出來，到不參加的那一邊去。原來只是不合作，現在就嚴重了，變成政治上有問題。

新生訓練處把一些不聽話的人加以刑求，讓他們承認搞「暴動」，然後讓人把陳明忠牽扯進去。這一批人全部被遣送回台灣軍法處，準備重新審判，其結果一定是死刑。幸運的是，這批人乘船從高雄上岸時，其中有一人是高雄人，他父親是開醫院的，醫院的藥劑師剛好看到，立即通報他父親。他父親把醫院賣給一個有辦法的人，請他救兒子。買醫院的人有人脈，為他奔走，兒子終於免去死刑，當然整批被送回來重審的人也都免去了死刑。

此後陳明忠就沒有回到綠島，一直關在新店軍人監獄。監獄很多外省人很可憐，沒家，沒人送東西，連衛生紙、牙刷都沒有。本省人有家人送吃的東西，他們只有監獄的鹹菜。本省人在旁邊看著，吃不下去。陳明忠讓大家把家裡送來的東西匯集起來，叫大家一起來吃。

陳明忠刑期快滿了，但他在監獄裡的成績太差，按規定要送到小琉球繼續勞動。陳明忠那時候因過度勞動，營養不良，得了肺結核，身體很差。難友認為，如果陳明忠被送去小琉球，那裡勞動條件更差，一定會死在那邊。於是幾位難友秘密商量，由其中一個難友王子燴寫信給他哥哥，他哥哥做生意很賺錢，透過他的關係賄賂新店監獄的政戰部主任。就這樣，陳明忠很意外地刑期一滿就直接出獄。陳明忠在獄中的表現讓難友非常佩服，他們才會主動幫忙。後來陳明忠搞任何活動，都不乏人脈和金錢，就是因為人家敬重他的人品和義氣。

四

陳明忠交朋友重義氣，因此也常得到朋友的幫忙，這在他出獄以後就得到證明。以前在台中農學院讀書的時候，他的學弟林淵源生病開刀，陳明忠和另外一個朋友講好輪流照顧他，他看晚上，另一個朋友看白天，最後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看，陳明忠日夜不停地照顧林淵源（後來二二八事件時陳明忠就把保護農學院院長和外省老師的工作交

給林淵源)。1960年，林淵源知道陳明忠出獄了，立刻找他到林淵源所創辦的旗山農校教書。林淵源那時候已得到蔣經國的賞識，很可能是下一任的高雄縣長人選，所以林淵源敢於聘用陳明忠。陳明忠教書很受學生歡迎，監視他的特務都注意到了，陳明忠知道，這樣下去會害了林淵源，教了不到一年就主動離開。

就在這個時候，前面提到的王子燧推薦陳明忠到中國新藥廠當化驗員。新藥廠查了一下農學院的檔案，發現陳明忠是光復後農化系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他們要陳明忠承諾以後不再搞政治，然後就聘用了他。陳明忠進廠以後，才發現如今的化學已經大大地進步，工廠派他去培訓時，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他們講的英語讓學日式英語的陳明忠聽起來很困難。他只能拼命地學，還好受訓三個月後，他以第二名結訓。

在藥廠的前三、四年，陳明忠賣命的工作，他的自述值得一引：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叭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無悔》158-159）

這一段最能看出陳明忠的工作態度，不只試驗藥品如此，搞革命工作也是如此。

他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效，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新藥廠都做得很好，新聞還做了特別報導。1965年陳明忠升為品質管制科長，月薪2,800元（他在旗山農校教書的薪水是900元），這個時候他才能考慮結婚。新藥廠的董事長夫人，想撮合陳明忠和董事長的姪女結婚。陳明忠在回憶錄中說，「這個女孩子什麼思想我也不清楚，我還想搞革命啊」（《無悔》165）。當時老政治犯已經介紹陳明忠跟馮守娥認識，所以為了避免麻煩，他們快速結婚。這確實是一對理想的革命伴侶。

新藥廠的總經理要陳明忠當廠長，陳明忠不肯，因為這是家族企業，不好管理，總經理堅持要陳明忠當，陳明忠就提出兩個條件：1、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2、女工做久了，有能力的要升為助理員。總經理答應了。因為陳明忠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反而更賺錢。雖然如此，在戒嚴時代陳明忠還是不能替工人爭取更多福利，因此感到很痛苦。另外，還有人密告，說他宣傳共產主義。他一氣之下，就轉到東大藥廠當技術部主任，不再當廠長，不用再管人事。

東大藥廠也是中國新藥廠的董事長另開的一家企業，除了製藥外，也兼營食品，「乖乖」就是他們生產的，很有名。陳明忠已經看出，如果製造後來我們稱之為打火機和生力麵（方便麵）的東西，一定可以賺錢。他跟老闆提建議，老闆跟不上時代，反而把他嘲笑一頓。但陳明忠在東大藥廠比新藥廠愉快多了，薪水也逐漸調升到幾萬元，在當時是非常高的。他從來也沒想要出去另創企業，賺錢不是他的目的。他還想搞政治，他說：「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青時候的理想」（《無悔》162）。陳明忠有才幹，可以成為企業家，可以成為很好的管理者，已經不缺錢，但還是要搞革命。其結果就是，1976年再度被捕，地獄般的嚴刑拷打，以及十一年的牢獄之災。我幫他整理自傳的時候，看到這一段經歷，覺得這個人簡直不可思議。

五

陳明忠在出獄頭幾年，不敢參與政治，頂多只是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了解大陸的情況。1965年結婚後，生活穩定了，陳明忠慢慢地開始偷偷活動。他發現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一、兩年後，老闆終於被陳明忠說服，冒險幫他買日文資料。陳明忠買這些資料花了很多錢，譬如《聯合報》，一個月75元，他透過書店老闆買《朝日新聞》，一個月就要1,000元。陳明忠所賺的薪水雖然已達數萬元，但大部分都花在買資料上，根本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1970年左右，國際局勢有很大的變化，尼克森訪問大陸，有識之士都知道，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有一天會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中華民國會被趕出聯合國，喪失國際地位，因此很多人非常關心各方面的消息。在此之前，陳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經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網絡（這一點，陳明忠在向我們口述時，並沒有講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測），他們合買了影印機，偷印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台灣很多有頭有臉的人都讀過他們散發的資料。就在這個時候，陳明忠也開始和一些黨外重要人物，如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交往。陳明忠極其謹慎，每次在飯店和黨外人士聚會，他都提前一個小時到達，延後一個小時離開，因此站在飯店門口監視的特務，從來就不知道陳明忠參加了黨外的活動。

陳明忠認識了另一個政治犯陳玉璽，陳玉璽和日本的國際特赦組織有來往。1974年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陳明忠到日本買機器，陳明忠藉此機會把陳玉璽交給他的台灣政治犯名單轉交給日本的國際特赦組織，這樣，陳明忠就和他們建立了聯繫。1975年陳映真出獄，陳明忠從日本回來後，陳玉璽就介紹陳明忠和陳映真認識，陳明忠由此認識了蘇慶黎等人，這些人後來成為左翼雜誌《夏潮》雜誌的核心。這

樣，五〇年代的老左派就和七〇年代的年輕左派接上頭了。

陳明忠所以被捕，和他1974年的日本之行有密切關係。他見到著名經濟學家劉進慶，劉進慶告訴陳明忠，他如何策反陳逸松，讓陳逸松投奔大陸。他們兩人談得很高興，劉進慶突然脫口而出，「嘿！我們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陳明忠的父親曾在台東縣當公務員，跟擔任過台東縣長的黃順興熟識，所以陳明忠出獄後，早就認識黃順興了。他們無話不談，但陳明忠完全沒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

黃順興沒跟陳明忠講，就讓女兒黃妮娜由日本進入大陸，帶了他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黃妮娜到了大陸，受到了各方面的熱情接待。黃妮娜回台灣後，也找過陳明忠，告訴他，自己和楊斯德(大陸前總政戰部聯絡部長)的談話。楊斯德問黃妮娜，在台灣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陳明忠一聽，就知道糟了。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去，國民黨透過他們的管道知道了消息，所以黃妮娜回台灣後，不久就被捕。黃妮娜是個年輕小姐，禁不住苦刑，什麼都講出來。除了和楊斯德的對話外，他還告訴審訊的人，陳明忠早就跟黨外人士有所來往，所以陳明忠就被捕了。

六

在和黃妮娜談話後，陳明忠立即把他們合買的影印機拆散，丟到淡水河去，又把他買的許多非法書籍藏到他所提拔的女工家裡，又把自己新的電話簿撕碎(上面有陳映真電話，舊本沒有)，在馬桶裡沖掉，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他也買好機票，準備隨時逃到日本。但黃妮娜被捕當天，黃家並沒有立即通知陳明忠，第二天才告訴他。陳明忠估計如果那時趕赴機場，一定會在機場被捕，那就更糟，證明自己畏罪潛逃，所以他就在家裡靜靜地等。

那時候陳映真、蘇慶黎等人想辦一份左翼刊物《夏潮》，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缺錢，需要60萬。陳明忠先跟老難友蔡意誠(日據時代著名抗日知識分子蔡惠如的孫子)募了10萬元，在1976年7月3日晚上11點左右交給陳映真，4日早晨6點鐘陳明忠就被捕了。

被捕當天，陳明忠被送到保安處一號問案時，房間很大，有五十多坪，還有廁所，接下來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主持的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他只講兩句話，第一句「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當審訊人員把陳明忠的手錶、現金收好，要陳明忠在保管條上簽名，他看到上面的編號是「民國六十五年特字001號」，顯然是上面極其重視的大案，他難逃一死。警總審訊黃妮娜時，才知道陳明忠早就參加黨外活動，而他們竟然一點也不知情，這讓他們覺得此人不簡單，但似乎也沒必要弄出這麼大的陣仗。有一次陳明忠和我聊天時，又提到黃妮娜在大陸和楊斯德的對話，那一次，陳明忠敘述時是這樣說的：「楊斯德對黃妮娜說，你回去跟陳明忠講，好好幹！」我恍然大悟，我告訴陳明忠，當年國共內戰策反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的人就是楊斯德。現在蔣經國又聽到楊斯德要陳明忠好好幹，這還得了，哪能輕輕放過。經我這樣一說，陳明忠說，原來如此。有一次我們到大陸訪問，楊斯德竟然親自為陳明忠推輪椅，似乎要表達歉意，這也許可以證明他對黃妮娜講的話是不太妥當。

陳明忠第二次被捕，經過三輪刑求，前後三個月，陳明忠什麼都沒承認，問案的人事後對陳明忠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你練過什麼武功？」這使陳明忠成為戒嚴時

期政治犯中的傳奇人物。整個刑求過程，請參看《無悔》183-194頁，這裡就不重複了。

其實，陳明忠還有一項本領，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他說，面對疲勞轟炸式的審訊，「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無悔》184）。陳明忠讓人佩服的不只是不怕死的精神，還有他那種超人的耐力與前後一貫的記憶力。他跟我講過沒有寫進《無悔》的一件事：審訊的人問他，去日本幾次，他內心非常緊張，但立即硬著頭皮回答，兩次。審訊的人認為他講兩次是對的，就沒有繼續追查下去，讓他闖過關了。事實上，第一次是公司派他去，第二次是他偷偷去。如果警總繼續追查，就會發現第二次是他自己去，而不是公司派他去，如果再追問，這一次為什麼去日本，陳明忠很難不漏出破綻。他跟我說，整個審訊過程他最害怕的就是這一次，但審訊的人竟然輕輕放過，讓他很高興。他們的智力比陳明忠差太多了。

但百密也有一疏。陳明忠有一份顏明聖競選時的錄音帶，顏明聖是個大台獨，競選時言論大膽，因為沒選上，立刻被捕。人家問，錄音帶哪裡來？陳明忠說，他回高雄看母親，在火車站前面廣場聽顏明聖演講，自己錄下來的。過不了幾天，人家從高雄找來許多相同的錄音帶，而且演講場所是在廟前，而不是火車站，證明陳明忠說謊，然後再逼問，錄音帶誰給你的？這一下陳明忠不得不說出另外一個老政治犯陳金火，說是陳金火給的。他們立即逮捕陳金火，陳金火是賣藥的，認識很多醫生。陳金火熬不住苦刑，一口氣講出了五、六十個人，都看過他所散發的資料。除了醫生之外，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連內政部長林金生都講出來了。警總一個一個查，果然都承認看過陳金火的資料，這一下事情鬧大了，讓國民黨不知如何處理。

面對這種狀況，國民黨內部產生爭議，是要擴大處理，還是要縮小範圍處理。陳明忠案已經拖了夠久，國際特赦組織和海外保釣人士

的救援聲浪一波高過一波，就在警總已準備好陳明忠的死刑判決書時，聽說第二天《紐約時報》即將刊出全頁抗議廣告（實際刊出的美國時間是1976年11月27日，花有16,000元美金），所以連夜修改判決書，陳明忠改判十五年徒刑，其他涉案者縮小範圍處理，實際上，除陳明忠外，只有六個人被判刑。判決當晚，行政院長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這樣的例子從來沒有過。就這樣，拖了四個多月（從7月初到11月底）、轟動一時的「陳明忠叛亂案」終於虎頭蛇尾地結束了。陳明忠說，由於考慮不夠周道，他不得不供出陳金火，沒想到陳金火供出一大票人，把審判往後拖了很久，讓海外有更多的人參與救援，他才能從鬼門關前走了回來。他唯一的錯誤竟然救了他一條命，真是不可思議。

七

陳明忠第二次坐牢的詳情，這裡不再詳細敘述，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為這可以看出他的個性。他申請購買尉天驄所編輯的《鄉土文學論集》，繳了錢，買到書了，卻不讓他看，他非常生氣，開始絕食。監獄對付絕食就是五、六個人按著，往嘴裡灌。陳明忠把幾雙筷子綁在手上，對他們說，誰來按我的手，我就戳誰的眼睛，誰被戳到了誰倒霉，最後誰都不敢上前。他連續十三天不吃飯，最後終於拿到書了。當你激起陳明忠的反抗心時，他是絕對不顧一切的。以前在新店軍人監獄，他看到一個看守長虐待犯人，把犯人打得大叫。陳明忠非常生氣，就用腳拍打地板，其他牢裡的人就跟著鬧房，把看管監獄的嚇壞了。陳明忠的硬脾氣大半是為人打抱不平，他痛恨欺壓、歧視和不講理，為了這些他可以豁出去，不顧生死。平常時候他個性和平，尊重他人，對年輕人如對平輩，非常好相處。

為了一本書而絕食，監獄領教了陳明忠的個性，誰也不敢再惹他

了。又因為監獄管理人認為陳明忠很有煽動力，所以有六年時間把他單獨關押一間。1985年以後，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他太太保外就醫申請了近三十次，都不准。監獄先把他送到台北三軍總醫院做檢查，因為醫療費太貴，又把他轉送到花蓮的軍醫院，後來他才知道，他住的是精神科的病房。在花蓮兩年多，終於在1987年3月9日准予保外就醫。那時候馬英九擔任蔣經國的秘書，很受信任，王曉波把陳明忠的資料拿給馬英九看，馬英九特別幫忙，所以保外就醫的申請終於批准了，陳明忠一直記得馬英九這個人情。

1987年7月，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台灣的政治氣氛寬鬆多了。陳明忠出獄以後，跟《夏潮》雜誌的同仁，跟老同學（老政治犯），還有一些朋友都見了面。他們先後組織了「夏潮聯誼會」（後來改名「夏潮聯合會」）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再由這兩個組織發展出「中國統一聯盟」和「勞動黨」，還有其他團體。在這些事情上，陳明忠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他成為台灣統左派的主要領導之一。他做事積極，老同學信任他，他能募到錢，大家相信他不會講出去。所有組織成立後，陳明忠從不當頭，表面上好像是因為他才保外就醫，不好出頭，其實他的個性就是愛做事，不出頭。第二次坐牢時，施明德也在坐牢，有次託人給他傳紙條，說我們坐牢的人，一定要弄出新聞，不然就會被忘掉。陳明忠說，「我沒有回信，因為他是搞政治的，我是搞革命的，我們兩人不是同一條路的」（《無悔》217）。

陳明忠默默做事、低調做人的風格，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以後才充分了解的。在此之前，因為學文學的關係，我早就知道陳映真；我也知道林書揚，了解他是左派政治犯中人品、學養都非常好的人。我所以知道陳明忠，因為大家都在談論他參加過二二八事件，是二七部隊「突擊隊」（其實是敢死隊，解嚴初期還不敢用這個詞）隊長，在烏牛滴打了最後一仗。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跟他長期相處以後，才對他的為人有了全面的認識。

在台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於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求知慾的人。前面已經談過，他從鄉下公學校考上高雄中學，十六歲從高雄中學提前畢業後即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農化系，以第一名畢業，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也提到他從藥廠的化驗員開始，升品質管制科長，再升到廠長，他的化學知識發揮了極大的功能。我現在還想簡單談一下，第二次出獄之後，他如何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還在監獄時，陳明忠從《中央日報》讀到傷痕文學，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現象，他非常痛苦，他不了解他一生所奉獻的革命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出獄後他拼命找出來讀，主要是日文，再加上少數中文，總共百來本。他做了許多讀書筆記，把這些筆記整理成一本書，《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人間出版社，2011）。他在〈自序〉裡，把他的探索所得，精簡為以下的要點。因為很少人了解陳明忠的理論觀點，所以我把這些摘述如下：

- 一、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或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 二、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

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 三、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 四、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 五、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 六、「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

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七、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八、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律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所〕證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7-9）

以上這些看法，未必完全正確，但對於想要理解何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我鄭重推薦《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書。我在幫這本書修訂文字時，曾經多次和陳明忠先生討論，他對於蘇聯歷史和中共黨史的熟悉程度，讓我很驚訝。1970年代以後的年輕左派，只重視當代流行的西方理論，他們認為林書揚、陳明忠、陳映真都是老左派，思想陳舊。如果有機會讀這本書，你一定會對陳明忠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理論素養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

陳明忠體質異於常人。第一次坐牢時，因為過度勞動，營養不

良，得了肺病，監獄不給治療，體重從原來的六十五公斤掉到四十三公斤，出獄以後並沒有什麼治療，竟然痊癒了。第二次被捕，受到嚴刑拷打，其中一項是用牙籤刺入指甲縫，他說，那真是痛入心肺。一般人受刑後，指頭會紅腫、發膿，要過很久才會好。陳明忠居然只會紅腫，卻不會發膿。不過，因為受刑過重，他的膝蓋嚴重受傷，1990年代就難以行走，雖然換過人工關節，效果不彰，最後只能以輪椅代步。頸部的三條血管兩條阻塞，只有一條還能通，最後他下決心把煙戒掉了。

2016年左右，他意識到他和太太都身體日衰，無法自己照顧，最終決定選擇到上海郊區的一家養老院養老。養老院環境清幽，保姆照顧周到，唯一的遺憾就是比較孤單，因為老朋友都在台灣。2019年7月，醫生發現他的肺部和胃部都有腫瘤，因為年紀已大，決定不開刀，採取安寧療法，最終因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於2019年11月21日早晨4時17分離開人世，享齡九十一。

對於自己的一生，他在口述自傳《無悔》是這樣總結的：

回顧我的一生，從大形勢來看，我對我這一輩子還是滿意的。——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時候，中國還在艱苦的抗戰；我加入地下組織的時候，國共正在打內戰；我第二次出獄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現在中國大陸不論在經濟實力上、還是在國際地位上，都節節上升，現在僅次於美國。而且美國的實力也愈來愈弱，而中國的實力還會繼續增強，中國人終於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我高中時所經歷的那種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乾淨。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國發展成這個樣子，我自己覺得是蠻滿意的。這就是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說，我沒有遺憾。再說，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了，更

不可能看到終生嚮往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實現。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形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而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朝著「自由人聯合體」的方向前進。
(251)

我很幸運能夠和陳明忠先生交往二十七年，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從他身上，我看到我們這種知識分子的弱點：軟弱、動搖、愛發牢騷、一碰到挫折就灰心喪志。五十歲以後，我努力向他看齊，雖然遠遠達不到他的地步，但卻感到自己越來越充實。我不會忘記他對我的無形的教導，只要他的形象一直保留在我心中，未來的道路就會有所憑仗。

2019.12.16

參考書目

- 陳明忠。《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1。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4。